



随着魏洪建的“跑路”，有关其涉及巨额信贷担保纠纷的说法，一时间四下而起并得到当地警方人士的证实。根据这些说法，在民间借贷广为关注的今天，由金钱与物欲而致的生活脱轨，以及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，在这个家庭中真实上演。

魏洪建仍处于失踪状态。

科长“跑路”疑云

本报记者

济宁市任城区教育体育局新近的一次人事调动，再次让人觉察到，魏洪建可能真的遇到了大麻烦。

今年高考前夕，时任体育科科长的魏洪建，突然离岗并去向不明。事发一个月后，在7月初的这次人事调动中，随着魏的科长职务被免，体育科科长一职迎来他人履新。

事实上，有关魏洪建“跑路”的事，在任城区教育系统内早已公开。其妻子、济宁市当地一家镇医院的妇产科医生，也被证实已与魏同期离岗。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则指出，其子、东北某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一年级在校生，也于同期离校。

夫妻抛家舍业，孩子学业中断——是什么，让这个原本令人羡慕的三口之家陡然脱轨？

■夫妻双双“跑路”

烈日下的济宁市任城区教育体育局宿舍区十分安静，8月1日，记者来到位于济宁市实验中学南侧的这一宿舍区探访魏家，一位老人提醒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曾看见他们了。

“说是贷款出事，全家跑了。”说罢，老人便不再多说什么。

这是一片半新不旧的住宅区，“跑路”之前，魏洪建一家在此居住多年。据了解，魏洪建今年50岁左右，在担任任城区教育体育局体育科科长前，曾在当地喻屯镇第二中学担任校长兼书记。2008年左右，喻屯镇从市中区划归任城区管辖，魏随后调入任城区教育体育局机关。

与魏多有往来的一位当地教育界人士向记者确认了魏“跑路”的消息。这位人士称，魏离岗“跑路”是在今年高考前夕。据其回忆，大概是在6月5日左右，当地教育部门召开高考考务会议，根据局里的统一安排，魏被安排参与相关保密工作，但开会时大家注意到，魏并未出席。

“按理说，这种会议，相关人员都必须参加，但魏没来。”该人士称，后来听说，魏当时曾向局领导请假，称因担保贷款出了点事，被人追债，不便参会，以便处理此事。“没想到，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未见到他。”

当地教育系统的多位人士均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。另据介

绍，其妻子常某，济宁市市中区唐口医院妇产科的一名医生，同期也离岗“跑路”。记者从唐口医院证实了这一消息。

唐口医院是距离济宁市北湖新区不远的一家一级甲等医院，该院书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坦言，“跑了，谁知道去了哪里，我找她也找不到，电话一直关机。”

“据说是因为担保贷款出了事，但具体都说不清楚是咋回事。”据该工作人员介绍，常某自中专毕业，就一直在唐口医院工作，迄今已有20多年，现为副主任医师。大概在两个月前，事先没有任何征兆，常突然不来上班。谈话间，该人士透露，曾有人前来医院找常某。

与常某同科室的一位医生向记者证实，常某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都不曾上班，她曾跟科里请假，但具体是否涉及请假的期限等，该医生很快就以不知情为由，结束了与记者的通话。言辞之中，可以明显感觉到，其同事对此都很忌讳。

另有与魏接近的人士透露，事实上，其子此次也一同离校“跑路”。“孩子去年刚刚考上硕士研究生，说是追债的也找过去了……真是太可惜了。”但这一点，记者暂未能从校方得到证实。

■祸起巨额借贷

魏洪建的家庭状况原本令不少人羡慕，或许正是因此，每当与他相熟的人跟记者见面，无不对他的此番遭遇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惋惜。

“体育科科长，虽然级别不高，但在任城教育系统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”一位与魏洪建相识多年的教师称，魏在圈内颇有口碑。即便单纯从家庭组合上看，“两口子，一个是公务员，一个是医生，按当地的习惯认识，根据局里的统一安排，魏被安排参与相关保密工作，但开会时大家注意到，魏并未出席。”

而今，这一切都已中止。

谈及魏的这一变故，知情人士告诉记者，与信贷担保有关。

据了解，在济宁市任城区教育体育局近期的一次干部大会上，局领导曾公开提及魏因担保贷款出了事，并提醒系统内的广大干部吸取教训，谨慎参与信贷担保。

多位知情者普遍提到的是，魏是因帮助其弟弟进行担保贷款而

致事发。据介绍，魏的弟弟与人合作从事煤炭生意，但担保贷款到手的款项是否用于煤炭生意，以及具体涉及款额，暂不可知。

“老魏跑了两周后，在酒桌上，我们一帮朋友就曾谈及这个事。”任城区一中学的老师称，去年夏天，魏曾让人劝他帮助担保，而被自己拒绝。“出事以后，大家都在猜涉案多少钱，后来有说法是大概一千万。”这一说法与另一位人士提供的“涉案980多万元”的数字相近，而有当事受害者称，数额或超千万元。

当地警方人士虽然已经介入调查，但对具体涉案金额等案情，均以侦查期间不便为由拒绝透露。

前述重点中学的那位老师同时提及的信息称，魏不单单是通过自己帮其弟弟进行担保。仅他所知的，就有一位区局机关领导的司机蒋某以及开办物业公司的张某，曾帮魏操作此事。而有一段时间，蒋某一家也曾因不断有人上门追债，而不得不外出租房暂居以躲避。

这一情形也让教育系统人士普遍认为，他们并不是纯粹出于“帮忙”的目的参与信贷担保，而是有着某种实惠。前述中学老师在被鼓动代为担保时，便曾受到过类似“回扣”的现实诱惑。只是，其“生意链条”究竟如何构成，现在还完全不透明——“频繁地找人进行担保贷款，肯定是有钱了款的需求，但这个需求是什么，是做生意还是用于还贷或放贷，局里的同事也不清楚。”

■专司“杀熟”？

虽然魏洪建如何涉入借贷危机目前尚不得知，但谈及民间借贷话题，在济宁采访期间，这显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。与当地一些朋友见面，谈起相关话题，他们大都会提及一些身边的个例，借以描绘民间借贷在当地的普遍性。

根据这些描述，将钱存入当地企业或单位，是当地很多人认同的理财方式。在银行贷款收紧的大背景下，这些个人的钱款“贷”给个人或单位的年息，多为10%-15%。尤其是在城郊一些城镇化改造的村庄，拿到拆迁补偿款的家庭，对此大多比较认同。

这些模式看上去与惯常意

义上的高利贷截然不同，但实际上，其中一些钱可能也会用来放贷甚至是高息放贷，操作者进而通过利率差获取利润。

魏洪建为其弟弟张罗他人协助担保借贷，钱都用来做什么呢？

2日下午，一位曾借款20余万元给魏洪建弟弟的受害者称，“用来还高利贷了呗。”尽管此类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的情形在涉足高利贷行为中多见，但其他受害者也提到，这一点目前并不清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受害者，绝大多数都与魏洪建兄弟相熟多时。前述涉及20多万元债务的债主就提到，早在七八年前，自己就与魏洪建的弟弟相熟，“那时候他就是几百万的身价”，没想到，现在会出这种事。

与魏洪建的体育科科长身份有关，还有数位受害者来自教育系统内部。其中，有一位与魏同在局机关共事的同事，曾先后为其担保贷款数十万元，因担心债主上门讨债，轻易不敢与陌生人见面。另有一位辖区内小学的老师，因碍于情面，当初在签字担保贷款时，“签了个字就走了”，结果当初口头约定的10万元贷款事后变成了20万元，而今被债主连番上门“骚扰”，生活颇受干扰。

“现在想想，真是太大意了。”一位与魏氏兄弟均十分相熟的人士称，当初魏氏兄弟提出让他帮忙联系一朋友协助担保时，签字地点约在茶社，“他们在楼下交谈，进来后就让我们签字，当时真是太相信对方了。”

为什么会如此相信对方？该受害者坦言，一来，彼此相识多年，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，二来魏在教育部门是领导，为人素来谨慎厚道，口碑很好。加之一些受害者本身就在教育系统内混，“领导开了口，本身就难以回绝。”直到魏氏兄弟双双“跑路”，众人才发现，这原来是一个专司“杀熟”的勾当。

■警方已介入调查

自6月初“蒸发”算起，现在，已经过去整整两个月。7月初，济宁市任城区教育体育局人事调整，魏洪建的体育科科长职务被免除，辖区一镇教育办公室主任随后被任命履新。

在当地教育系统人士看来，这几乎已经认定，魏洪建的仕途到此

终结。同时，此举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单位对魏离岗“跑路”这一事实的确认和表态。

据介绍，魏洪建今年50岁左右。有教育系统人士讲，即便在岗，再有两三年，魏也将步入二线，但体育科因负责体育彩票等销售工作，事实上是让不少人羡慕的“肥差”。

也有人士提到，在出事之初，魏洪建曾尝试筹集款项，弥补因与弟弟多方拆借导致的款项漏洞，以期保住既有工作岗位，但终因数额过大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同时，据当地警方传出的消息，在事发以后，当地经侦部门已经介入该案调查。因案件侦查工作尚在进行之中，警界人士拒绝透露相关细节信息以及发表意见。

事实上，该案如何定性，坊间也有不同说法。比如，非法集资罪一般要求债权人达到或超过10人，但在该案中，因实际债权人大多为高息放贷者，实际受害者多为担保人，而难以定性为非法集资。另外，有受害者以“金融诈骗”为由向警方咨询，也被认为不符合相关特征。

有受害者称，在受邀帮助魏家兄弟担保之前，他们并不知道对方是向高利贷放贷者借款，直到追债者连番上门讨债后才幡然醒悟后悔莫及。据称，一些贷款款项的利率为1角，一位受害者说，这就意味着，“10个月翻一番”。

如此昂贵的利率听起来已经让人却步，但现实中，魏家兄弟已经迈出这一步不回头。

在案件尚待水落石出的时候，当地教育系统的一位人士直言，几乎在每一个酒桌上，教育系统的朋友聚在一起，都会谈起魏洪建。众人的话语中，这个身高一米九多的大个子，性格格外稳重，为人特别厚道。至于他的爱人，有人也会提起，两人很是恩爱，个子小小的女主人，在生气的时候，会一次次跳起脚来敲打魏的脑门。但现在，一切都成了回忆，酒桌上很快就有一声声的叹息。

没有人知道这位先前的体育科科长去了哪里，而伴随新科长的到任，体育科的工作重归常态，这位前任科长留给同事们的，似乎只剩下每次聚会时的谈资。